



經籍會通三

筆叢甲部

安定胡應麟著

古書歷世兵革洊更間有殘編裂簡僅以空名寓於
載籍緝錄之家存而不論博雅之流論而不議鈞奇
之士顧有取焉編摩之瑕辨駁誣謬聯絡遺亡與癖
古者共之述遺軼第三

甚矣秦火之烈也皇王帝霸之道聖神賢壽之謨蕩
爲烟埃所存占卜術數而已漢興六經始出於屋壁
冢墓之中劉向父子綴拾七略孔氏之外無復他編
自餘儒墨兵農班史秩文所志大抵春秋戰國之作

夏商以前僅數十種率皆誕幻不經當時具悉其偽
今俱摘錄類列篇中卽不耳目其書大都可槩見矣
至於占卜術數動稱黃農以上反闕秦漢之文蓋以
羸熒所遺故盛相依託其爲誣矯尤不可言世所洞
曉不復贅疣云

班秩文志所錄次序頗淆今稍據時代列之漢以兵
取天下故論兵書特盛楊僕任宏所輯一百八十二
二家固取不過數十家其目尚多依託自餘可知

神農二十篇農家又兵法一篇兵家黃帝十六篇兵家又經
四篇又銘六篇又君臣十篇又襍五十八篇俱道家又

說四十篇小說家蚩尤二篇兵形勢家太壹兵法一篇天乙

兵法三十五篇封胡五篇風后十三篇力牧十五篇
鳩冶子一篇鬼容區三篇俱兵陰陽大禹二十七篇農天

乙三篇謂卽成湯非前太乙也小說家務成子十一篇小說家伊尹五十
一篇道又二十七篇小說家辛甲二十九篇鬻熊二十二

篇太公二百二十七篇俱道家尹佚二篇墨家師曠八篇
萇弘十五篇俱兵陰陽家孔甲盤盂二十六篇雜家

凡依託不經之甚者莫如黃帝三王房中二十卷堯
舜房中二十三卷湯盤庚房中二十卷皆極野俚褻
誕可誅班氏自謂芟除猥雜孰加此者筆之正

史何也第劉氏亦不應收

鑿方等錄雖亦稱述黃岐然文字古奧語致玄眇蓋周秦之際上士哲人之作其徒欲以驚世竊附黃岐耳今鑿方但知內經等考班志有黃帝外經十八卷又扁鵲有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或卽今難經也三皇惟伏羲差免誣護而亦有按摩一家大是笑資

王伯厚困學紀聞云漢初去古未遠帝王遺書猶有存者賈誼書脩政語引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顏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道不可易也功莫美于去惡而爲善罪莫大于去善而爲惡故

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吾惡惡而已也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帝嚳曰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行仁者之操而與爲仁也故節仁之器以脩其材而身專其美矣德莫高于博愛人政莫高于博利人故政莫大于信治莫大于人吾慎此而已矣帝堯曰吾存心于先古

凡十餘語多史記同不錄

帝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

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謂仁焉吾取之以敬也得之以敬也大禹諸侯會則問于諸侯曰諸侯以寡人爲驕乎朔日朝則問于士曰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又曰

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民我弗能
勸也湯曰學聖王之道者其辟如日靜思而默居譬
其若火舍學聖之道而靜思獨居辟其若去日之明
于庭而就火之光于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
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其辟若登山乎得不肖而
舉之得不肖而與之其辟若下淵乎是以君子慎其
與而聖王慎其舉又曰藥食嘗于卑然後至于貴樂
言獻于貴然後聞于卑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
者不以目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
以信樹道者以人又引周文王武王問鬻子武王問
王子且師尚父淮南人間訓引堯戒曰戰戰栗栗日
慎一日人莫蹟于山而蹟于逕此帝王大訓之存于
漢者若高帝能除挾書之律蕭相能收博士之書則
倚相所讀者必不墜矣幸而緒言尚在知者鮮焉好
古之士尚其盡心于斯按紀聞所載今見賈誼新書
中意古必尚有其書紀錄帝王格言者或散見雜家
如鬻子之類今其名不可得矣

紀聞又云漢七略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
外書四篇今皆亡傳莊子逸篇十有九淮南鴻烈多
襲其語唐世司馬彪注猶存後漢書文選世說注稅

文類聚太平御覽間見之斷圭碎璧足爲匣櫝之珍博識君子或有取焉

六經惟春秋續述尤盛李旣戰國春秋二十卷趙曄吳越春秋十二卷皇甫遵吳越春秋傳十卷楊方吳越春秋削繁五卷孔衍春秋國語十卷春秋後國語十卷劉允濟魯後春秋十卷何承天春秋前傳十卷春秋後傳三十卷春秋雜語十卷陸賈楚漢春秋九卷司馬彪九州春秋十卷劉孝標九州春秋抄一卷胡旦漢春秋一百卷漢春秋問答一卷袁曄漢獻春秋十卷孔衍後漢春秋六卷孔舒元漢魏春秋九卷

孫盛魏氏春秋二十五卷孫壽魏陽秋異同八卷習鑿齒漢晉陽秋五十四卷孫盛晉陽秋三十卷檀道鸞續晉陽秋二十卷杜延壽晉春秋略二十卷崔鴻十六國春秋一百二十卷十六國春秋略二卷蕭方三十國春秋三十卷三十國春秋鈔二卷武敏之三國春秋一百卷皇甫謐玄晏春秋三卷王琰宋春秋二十卷魏衡卿宋春秋二十卷吳均齊春秋三十卷臧嚴栖鳳春秋五卷蔡允恭後梁春秋十卷吳兢唐春秋三十卷韋述唐春秋二十卷陸長源唐春秋六十卷尹洙五代春秋一卷總之皆漢紀唐曆之類

今傳者百無一二而偏記小史若越絕世說等書輒
十傳六七聖神經典卽其名不易當如此況其實哉
又如晏子春秋虞氏春秋呂氏春秋李氏春秋之類
今惟晏呂氏傳蓋子書雜家非紀載褒貶也虞李二
書當亦此類至如杜嵩有任子春秋辛邕之有博陽
春秋俱俳諧文葛立方韻語陽秋是詩話明崔氏文
苑春秋是文選并取義而已六朝人棲鳳春秋蓋以
配獲麟可笑宋史無玄
晏春秋而有皇
甫帝王世紀
曹大家有女孝經宋尚宮有女論語今傳女孝經乃
唐人借名大家然前志并有曹書今亡逸矣

孔鮒有小爾雅劉伯莊有續爾雅張揖有廣雅曹憲
有博雅李商隱有蜀爾雅羗爾雅陸佃有埤雅羅願
有爾雅翼林慎思有續孟馮休有刪孟劉軻陸筠並
有翼孟司馬光有疑孟余允文有尊孟辨陳方之有

削荀吳申有非荀劉李二爾雅今不傳蓋宋末已亡
疑子孟尊孟二書見朱文公集餘並

未觀二荀亦亡又
宋人有蕃爾雅

陸賈有新語顧譚亦有新語賈誼有新書虞喜亦有
新書桓譚有新論夏侯湛華譚劉晝各有新論崔寔
有政論王肅亦有政論仲長統有昌言王滂亦有昌
言賈山有至言崔靈亦有至言六朝好學漢類如此

仲尼諸弟子著述傳於漢者漆雕子十三篇漆雕開

略至通志皆同元龜以即開著誤也王史氏二十一篇六國時人芋子十八

篇名嬰齊人芋姓音弭皆七十子之後也

世子十六篇名碩陳人李克七篇子夏弟子景子十三篇宓子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皆七十子之徒也

受業仲尼者曾子外宓子十六篇宋景濂諸子辨有

言子二卷宋以前目錄皆無元王燾哀集遺言為此

書然猶勝偽撰遠余近得顏子三卷亦國朝人哀集

雖謂有功聖門可也孟子史稱七篇明甚而漢志十一篇蓋七字誤分為二也

吾夫子世以文事顯而漢高世蓼侯聚特以軍功封

世以經術傳而漢武世太常臧特以詞賦著太常有儒家十

篇賦二十篇

先孔氏而著書者黃帝史孔甲盤孟二十六篇漢志

居雜家首非陳孔甲也陳博士鮒亦名甲故孔叢子

後出宋人以即黃帝孔甲而又謂一名盤孟蓋盤孟

宋世已亡而編目者誤記漢書有此因附會也唐志

無孔叢子景濂太史以注者宋咸所纂大槩得之

吾夫子裔傳尚書者安國注尚書者穎達然梁孔衍

有漢尚書魏尚書則續書不始文中子也衍所著又有

戰國諸子往往有姓存名缺者西京諸子又往往有名在姓亡者今皆不可考因錄左方該洽之士或旁參曲証得其姓名以慰作者則不啻遇之旦暮矣

景子三篇

儒家兵家又十三篇

羊子四篇

儒家

侔子一篇

同上

宮孫子二篇

鄭公九篇

名家

吳子一篇

雜家

尹都尉十四篇

農家

王子六篇

同上

李子十篇

丁子一篇

鮑子十篇

苗子五篇

魏氏六篇

以上俱兵家

白氏三十八篇

醫家

臣彭四篇

儒家

郎中嬰齊十二篇

秦零陵令信一篇

伯象先生一篇

臣說三篇

又賦九篇

臣賢一篇

以上雜家

臣饒二十五篇

臣安成一篇

臣壽七篇

以上小說家

倕一篇

兵家

臣吾十八篇

孺子冰四篇

臣昌市六篇

臣義二篇

俱詞賦家

臣瓚

見漢書注

先秦兩漢間子書名同者甚衆蓋皆以姓為稱故爾然其書傳者甚希又非文義所急故往往知其一不

知其二雖博雅之士或知其二未必知其三四也今據劉氏七略鄭氏通志及御覽元龜等類書條載十數類于左自備忘忽云爾非示諸大方也

兩孟子 一鄒人孟軻七篇 一陰陽家一篇 又易孟氏十二篇

兩荀子 一趙人荀況三十三篇 一荀悅申鑒亦號荀子

兩董子 一戰國董無心一篇 一漢董仲舒百二十篇

三賈子 一賈誼五十一篇 一賈山八篇 一唐藍田尉賈某撰見通志一志

兩莊子 一莊周五十二篇 一莊助四篇 又莊安一篇

兩景子 一宓子弟子三篇 一兵家十三篇

五孫子 一道家十六篇 一孫武八十二篇 一孫臏八十九篇 一孫軫九篇 又晉孫綽十卷

二吳子 一吳起四十一篇 一雜家一篇

四李子 一李克三篇 一李恢三十一篇 一李良三十一篇 一兵家十篇

二商子 一商鞅九篇 一商子逸書亦號商子

四鄒子 一鄒衍四十九篇 一鄒奭十二篇 一鄒陽七篇

二田子 一田駢五十一篇 一田俅三篇

三嚮子 一道家二十一篇 一小說十九篇 俱稱熊未必

兩兒子 一兒寬九篇 一兒良一篇

兩劉子 一劉敬三篇 一梁劉勰三卷

二桓子 一桓寬六十篇 一桓譚新論十七卷

三蘇子 一蘇秦縱橫三十一篇 一蘇彥晉參軍見通志道家

二張子 一張儀十篇 縱橫 一張蒼十六篇 陰陽家

二韓子 一韓非五十一篇 一韓信三篇 兵權謀家

二徐子 一儒家四十二篇 宋人 一徐樂一篇

二墨子 一墨家十五卷 翟 一兵家班志所省 卷數未詳

二毛公 一毛萇詩訓故 三十卷 一道家九篇 即趙隱博徒者

七公孫子 一公孫尼一公孫固 一公孫弘 一公孫龍 一公孫發 一公孫渾邪 又汲冢有公孫段

二王孫子 一王孫巧心一篇 儒家 一兵形勢家十六篇

二容成子 一陰陽家 十四篇 一房中二十六卷

二鷓冠子 一道家一篇 一兵家任宏所錄 班氏省之

二務成子 一小說十一篇 一五行十四卷 一房中三十卷 六卷

二尉繚子 一雜家三十一篇 九篇 一兵家三十一篇

二淮南子 一雜家五十一篇 四篇 一兵家班氏芟自容成 至此疑皆一人

二平原君 一儒家七篇 漢朱建撰 一戰國趙公勝

二太玄經 一楊雄十九篇 一楊泉撰見唐書及通志畧 隋阮文志作太元

經
先秦子書之名有甚奇怪者其書什九不傳因錄此為好事談柄後世以奇怪稱者間附焉

我子一篇墨家 處子九篇趙人法家

世子二十二篇儒家 兒子一篇名良兵家

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 道家 尸子二十篇名佼商鞅師 雜家

闕子一篇縱橫家梁武有補闕子當補此捷子二篇齊人道家

楚子三篇道家芋子十八篇儒家

髮子見楊用脩集朝子見御覽又纏子見意林

蹇子道家見稅文略少子齊張融道家

臣君子二篇蜀人道家將鉅子五篇陰陽家六國人

宮孫子二篇道家長盧子九篇道家楚人

鳩冶子一篇兵陰陽家游棣子一篇法家

鄭長者一篇道家六國時鄭人衛侯官十二篇陰陽家

杜文公五篇陰陽家魁紀公三十卷唐樊宗師

倚行子三卷雜家元結撰炙轂子五卷唐王叡

墨希子唐徐靈府道家甘黥子唐溫庭筠小說家

幽求子二十卷杜夷道家贅隅子宋王晞

史記處子作劇子捷子作接子弭子作吁子涓淵作環淵并識

庾仲容子鈔今世不傳僅馬總意林行世按宋晁氏讀書志凡百七家三卷余所得本卷五而所引僅六十餘家蓋又亡其半矣其書多裁割前人言語洪景盧據所引疑古孟子與今不同非也按景盧稱世不傳書三十餘家今意林亦僅存半其書名則諸史稅文諸家目錄往往可徵因錄景盧語而考列其下作

者大都亦因槩見云

容齋隨筆云唐世未知尊孟子故意林亦列其書而有差不同者如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不取一介於人之類其它所引書如胡非子隨巢子纏子王孫子公孫尼子阮子正部姚信士緯殷興通語牟子周生烈子秦菁子梅子任奕子魏朗子唐滂子鄒子孫氏成敗志蔣子譙子鍾子張儼默記斐氏新書袁准正書袁子正論蘇子陸子張顯析言于子顧子諸葛子陳子要言符子諸書今皆不傳于世亦有不知其名者矣

考見下條

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并見漢秩文志注皆云墨翟弟子也纏子不載漢志而意林引用二條皆與董無心論難語無心戰國人著書闢墨子纏子蓋亦戰國墨之徒也王孫子一篇見漢志儒家注名巧心劉勰雕龍末所稱王孫巧心卽此公孫尼七十子門人其書兩見漢志一儒家二十八篇一雜家一篇今意林所引但有公孫文子而無公孫尼不知其儒家雜家也阮子書名政論魏清河太守阮武撰姚信書名士緯梁人信又有新書二卷并見鄭氏通志秩文略阮法家姚名家也通語十卷晉尚書左承殷興撰正

部論八卷後漢侍中王逸撰並見隋志儒家注中注凡

皆梁時目錄有者隋世已亡故因類附之牟子二卷後漢太尉牟融撰鄭

志同列儒家今載弘明集者非也周生烈魏人三國

志有傳隋志作周生子要論亦見儒家潛夫論注中秦子

三卷吳秦菁撰見隋志雜家傳子注中梅子一卷中言阮

步兵意林以為晉人或近之隋志作梅子新論附桓譚下

魏朗三卷後漢會稽人見隋志儒家唐子十卷吳唐

湧撰見隋志道家鄒子漢志有三戰國衍爽漢鄒陽

據意林所引百餘言不類戰國或當是陽書也孫氏

成敗志三卷吳孫毓撰見隋志儒家正論下蔣子者魏蔣

濟萬機論八卷見雜家譙子者蜀譙周法訓八卷見

儒家鍾會芻蕘論五卷附蔣濟芻機論下嘿記三卷吳大鴻

臚張儼撰新言五卷吳大鴻臚裴元撰析言論三十

卷晉議郎張顯撰並隋志雜家傳子注下顯又有古今訓

十二卷亦見雜家正論十九卷正書二十五卷並袁

準撰見儒家蘇子者七卷晉征北參軍蘇彥撰陸子

者十卷晉清河守陸雲撰並附道家唐湧子下然雜家又

有蘇道立言六卷陸澄政論十三卷不知意林所引

果道家雜家也干子十八卷晉干寶撰顧子十卷晉

楊州主簿顧夷撰並附見儒家志林下然吳太常顧譚

有新語十二卷亦稱顧子諸葛子五卷吳太傅諸葛恪撰見雜家然儒家又有武侯集誠二卷亦諸葛也陳子要言十二卷吳豫章太守陳融撰見法家符子二十卷東晉員外郎符朗撰見道家惟任奕子未得考而道家有魏河東太守任嘏撰道論十二卷或字之訛也

漢志外並見隋志唐史鄭志俱同

按景盧謂諸書今皆不傳于世此殊失考諸書非至宋始不傳自隋世已湮沒考隋經籍志洪所列三十餘家存者惟魏朗唐滂蔣濟譙周袁準符朗顧譚任嘏十餘家隋巢一卷胡非公孫尼亦各一卷蓋不過

十之三自餘皆梁世所有隋一不存脩史者附見其目列注自明鄭漁仲一槩鈔入不復辯其有亡大誤後學若馬氏意林所錄自是從仲容子鈔纂出諸子本書雖亡其引用于子鈔者唐世故在洪雅名博洽然于諸史秩文志不甚究心故有此誤政與論太平御覽書目同科

今意林六十家洪所列外尚有一二僻者化清經十卷蔡洪撰篤論四卷杜恕撰物理論十六卷楊泉撰並隋世已亡附見諸子注中又體論四卷亦杜恕撰傅子百二十卷傅玄撰並隋世尚存者此外有湘東

王鴻烈十卷楊偉桑丘先生書二卷陸澄缺文十三卷張顯古今訓十一卷盧辯稱謂五卷桓子一卷何子五卷郭子三卷隋世或存或亡今率湮沒無考大抵唐以前子書僻者略盡此矣

秩文志儒家有董無心一卷注稱難墨子歷朝諸志咸有其目宋吳秘嘗爲注釋見通考晁氏所紀蓋南度尚存而今不甚傳其言行亦不少槩覩獨馬總意林引纏子云纏子脩墨子之業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脩而謬其行缺一而庸言謬則難通行庸則無主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

繳繞之辭者並不爲墨子所脩勸善兼愛子重之右皆纏子中語蓋二人同時纏墨者蔑董自尊其教固不足憑余獨慨夫戰國之世釐翟之教大行聲稱積漸至與儒並以莊周之恣橫其叙道術特冠墨於諸家之首而三致意焉自餘咸可例見無心生戰國世獨奮然起闢之計其度越當時詎在漢世仲舒之下蓋孟子輿氏後一人而已而後之儒者絕口不道其功鄭漁仲精覈秩文至謂無心爲墨氏弟子寃哉余曷能弗詳爲辯也

班氏秩文于戰國諸子亦有不能盡錄者如墨家無

纏子而見于意林蓋或出于後世而實戰國之書非
偽撰也第今亦亡從考矣

原夫執文之爲志也雖義例仍乎前史實紀述咸本
當時往代之書存沒非此無以考今代之蓄多寡非
此無以徵故魏晉迭興盛衰迥絕齊梁接踵貯積懸
殊且前人製作世日以寡後人著述世日以增遍讀
歷朝諸志卷軸簡編靡有同者粵自晉唐而下懿君
賢弼亡弗究心考文大典意在斯乎劉知幾史通以
爲附贅懸疣雷同一律而大譏隋史之非此疎鹵之
譚匪綜核之論卽後漢一書執文無志而東京一代

典籍茫然他可槩矣

劉史通論史諸體甚嚴獨論表志甚疎鄭漁仲所以譏范曄也

甚矣前代之留神典籍也華嶠漢書軼矣然隋得一
十七卷存焉唐得三十一卷存焉卽殘闕僻緩之書
弗忍棄也隋十七卷蓋重購所致唐顧倍之則承平
日久屋壁之下岩石之中有時而出也蕭子雲晉書
一百二卷至唐僅得九卷王智深宋書六十一卷至
唐僅三十卷于寶晉書止二十卷朱鳳晉書止十四
卷皆不知原數寶則散逸亡緒鳳則編緝未成亦錄
之弗忍棄也前代于典籍如此後世非直殘缺者不
可得見卽全帙以飽蠹魚可勝歎哉

陸子淵云宋王景文有詩總聞嘗借鈔于李伯華家其說詩頗與文公異按景文名質蘇子瞻同時人而此書端臨通考亦載第卷數不同恐贗作也

一友人云嘉靖中籍沒分宜有晏元獻集一部二十餘帙鈔本也主其事者亦博雅之士當時深欲借鈔慮生謗議遂止余聞深爲惜之因記里中有元人育嬰圖摹本後載元獻跋語幾七百言其文甚莊雅而書法殊有晉唐風世但名元獻詩詞罕知其文翰者張文潛柯山集一百卷余所得卷僅十三蓋鈔合類書以刻非其舊也余嘗于臨安僻巷中見鈔本書一

十六帙閱之乃文潛集卷數正同書紙半已漶滅而印記奇古裝飾都雅蓋必名流所藏子孫以鬻市人余目之驚喜時方報謁臬長不持一錢顧奚囊有綠羅二匹代羔鴈者私計不足償并解所衣烏絲直掇青蜀錦半臂罄歸之其人亦苦于書之不售得直慨然適官中以它事勾喚因約明日余返寓通夕不寐黎明不巾櫛訪之則夜來隣火延燒此書倏煨燼矣余大悵惋彌月因識此冀博雅君子共訪或更遇云南度以還書多端臨通考所未載者余所見小說家如西溪叢語癸辛雜識等不下數十種蓋馬氏所據

大率本昝陳二家自餘宋末諸人所著或未及行世
通考雖成于元世其時兵革助勦無緣掇拾今承平
日久故漸出人間不得以為偽也

永樂中命湖廣王洪等輯大典二萬二千八百七十
七卷萬一千九十五冊目錄六十卷其表文載蟬精
雋中蓋古今創見書也惜卷帙繁重未傳云

見七備類稿

經籍會通三

經籍會通四

筆叢甲部

安定胡應麟著

古今墳籍梗槩略陳然率綜覈陳編未遑近蹟余九
齡入燕往來吳越垂三十載涉歷賓游脞言鄙事時
有足存輒綴大都附於簡末後之博雅徵求故實萬
一在焉述見聞第四

宋世書千卷不能當唐世百唐世書千卷不能當六
朝十六朝書千卷不能當三代一難易之辨也然今
世書萬卷亦不能當宋千

魏晉以還藏書家至寡讀南北史但數千卷率載其

人傳中至唐書所載稍稍萬卷以上而數萬者尚希
宋世驟盛葉石林輩弁山之藏遂至十萬蓋雕本始
唐中葉至宋盛行薦紳士民有力之家但篤好則無
不可致往往宋世書十卷其直僅可當六朝一至功
力難易則六朝之一足以當宋世百矣

終宋世書目無十萬者葉嘗自言備見諸家皆不過
四萬而甚多猥雜惟宋宣獻獨精其難者已不能盡
致則弁山之藏亦僅可三四萬餘皆重複或猥雜也
今欲購書又差易於宋何也經則一十三家注迺梓
於諸方史則二十一代類頒於太學合之便可三千

餘卷宋初諸大類書合之又可三千餘卷南渡類書
十餘合之又可三千餘卷唐及勝國并附則不啻萬卷矣釋

藏金陵道藏句曲捐數百金卽吾家物稍益神仙小
說諸家合之又不下萬卷矣然猶非今所急也今文
人所急者先秦諸書詩流所急者盛唐諸書舉子所
急者宋世諸書大約數百家弘雅之流稍加博焉錄
經之閏者史之支者子之脞者集之副者又無慮數
百家悉世所恒有好而且力則無弗至也然而未也
過此則絕不易言矣山岩屋壁之藏牧豎之所間值
丹鉛星曆之譜方技之所共珍晉梁隱怪之譚好事

之所掇拾唐宋浮沉之業遺裔之所世藏往往鈔錄
傳摹人所吝恡間有刻本率寡完篇摧殘市肆蠹啮
民家展轉流亡什九煨燼又如朝署典章都邑簿記
地多遐僻用絕迂繇仕宦僅攜商賈希鬻諸家悉備
此可缺如又如畸流洽客領異拔新時出一編人所
未覩非其知暱餉遺何繇凡此數端皆極難致必多
方篤好庶幾逢之不然貲鉅程陶權壓梁竇他可力
強此未易云

今宦塗率以書爲贄惟上之人好焉則諸經史類書
卷帙叢重者不逾時集矣朝貴達官多有數萬以上
者往往猥復相揉芟之不能萬餘精綾錦標連窓委
棟朝夕以享羣鼠而異書秘本百無二三蓋殘編短
帙筐篚所遺羔鴈弗列位高責冗者又無暇綴拾之
名常有餘而實遠不副也

牛弘之主購書勤矣力矣鄭樵之論求書備矣精矣
隋之書籍所以盛絕古今奇章力也漁仲求書之說
窮極苦心計鄭藏書必富而通志所載今古混淆靡
從考核甚爲惜之

余自髫歲夙嬰書癖稍長從家大人宦遊諸省遍歷
燕吳齊趙魯衛之墟補綴拮据垂三十載近輯山房

書目前諸書外自餘所獲纔二萬餘大率窮蒐委巷
廣乞名流錄之故家求諸絕域中間解衣縮食衡慮
困心體膚劬骨靡所不憊收集僅茲至釋道二藏竟
以非力所及未能致也

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市也金陵也閶闔也臨
安也閩楚滇黔則余間得其梓秦晉川洛則余時友
其人旁諏歷閱大槩非四方比矣兩都吳越皆余足
跡所歷其賈人世業者往往識其姓名聊紀梗槩于後
燕中刻本自希然海內舟車輻輳筐篚走趨巨賈所
攜故家之蓄錯出其間故特盛於他處第其直至重
諸方所集者每一當吳中二道遠故也輦下所雕者
每一當越中三紙貴故也

越中刻本亦希而其地適東南之會文獻之衷三吳
七閩典籍萃焉諸賈多武林龍丘巧於壟斷每矚故
家有儲蓄而子姓不才者以術鉤致或就其家獵取

此蓋海內皆然

楚蜀交廣便道所攜間得新異關洛燕秦

仕宦橐裝所挾往往寄鬻市中省試之歲甚可觀也
吳會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鉅秩類書咸會萃焉
海內商賈所資二方十七閩中十三燕越弗與也然
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絕寡雖連楹麗棟蒐其奇

秘百不二三蓋書之所出而非所聚也至薦紳博雅勝士韻流好古之稱籍籍海內其藏蓄富甲諸方矣凡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之外及拱辰門之西每會試舉子則書肆列於場前每花朝後三日則移於燈市每朔望并下瀚五日則徙於城隍廟中燈市極東城隍廟極西皆日中貿易所也燈市歲三日城隍廟月三日至期百貨萃焉書其一也凡徙非徙其肆也輦肆中所有稅地張幕列架而書置焉若綦繡錯也日昃復輦歸肆中惟會試則稅民舍於場前月餘試畢賈歸地可羅雀矣

凡武林書肆多在鎮海樓之外及湧金門之內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四達衢也省試則間徙於貢院前花朝後數日則徙於天竺大士誕辰也上巳後月餘則徙於岳墳遊人漸衆也梵書多鬻於昭慶寺書賈皆僧也自餘委巷之中奇書秘簡往往遇之然不常有也

凡金陵書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學前凡姑蘇書肆多在閶門內外及吳縣前書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余二方皆未嘗久寓故不能舉其詳他如廣陵晉陵延陵攜李吳興皆間值一二歛中則余未至也

凡刻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本宋最稱善近世甚希燕粵秦楚今皆有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吳爲最其多閩爲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吳爲最其直輕閩爲最越皆次之

凡印書永豐綿紙上常山東紙次之順昌書紙又次之福建竹紙爲下綿貴其白且堅東貴其潤且厚順昌堅不如綿厚不如東直以價廉取稱閩中紙短窄鰲脆刻又舛訛品最下而直最廉余筐篋所收什九此物卽稍有力者弗屑也

近閩中則不然以素所造法演而精之其厚不異於常而其堅數倍於昔其邊幅寬廣亦遠勝之價直旣廉而卷軼輕省海內利之順昌廢不售矣

餘他省各有產紙余弗能備知大率閩越燕吳所用刷書不出此數者燕中自有一種紙理粗龐質擁腫而最弱久則魚爛尤在順昌下惟燕中刷書則用之惟滇中紙最堅家君宦滇得張愈光楊用脩等集其堅乃與絹素敵而色理踈慢蒼雜遠不如越中高麗璽絕佳純白滑膩如舒雪如勻粉如鋪玉惟印記用之

凡書之直之等差視其本視其刻視其紙視其裝視

其刷視其緩急視其有無本視其鈔刻鈔視其譌正刻視其精粗紙視其美惡裝視其工拙印視其初終緩急視其時又視其用遠近視其代又視其方合此七者參伍而錯綜之天下之書之直之等定矣

凡本刻者十不當鈔一鈔者十不當宋一三者之中自相較則又以精粗久近紙之美惡用之緩急爲差凡刻閩中十不當越中七越中七不當吳中五吳中五不當燕中三

此以地論卽吳越閩書之至燕者非燕中刻也

燕中三不當

內府一五者之中自相較則又以其紙其印其裝爲差

凡印有朱者有墨者有靛者有雙印者有單印者雙印與朱必貴重用之凡板漶滅則以初印之本爲優凡裝有綾者有錦者有絹者有護以函者有標以號者吳裝最善他處無及焉閩多不裝

有裝印紙刻絕精而十不當凡本一者則不適於用或用而不適於時也有摧殘斷裂而直倍於全者有模糊漶滅而價增於善者必代之所無與地之遠也夫不適於時者遇遇則重不適於用而精焉亦遇也噫

葉少蘊云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

以藏書爲貴人不多有而藏書者精於讐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旣一以板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此論宋世誠然在今則甚相反蓋當代板本盛行刻者工直重鉅必精加讐校始付梓人卽未必皆善尚得十之六七而鈔錄之本往往非讀者所急好事家以備多聞

束之高閣而已以故謬誤相仍大非刻本之比凡書

市之中無刻本則鈔本價十倍刻本一出則鈔本咸

廢不售矣

今書貴宋本以無訛字故觀葉氏論則宋之刻本患正在此或今之刻本當又訛于

宋耶余所見宋本訛者不少以非所習不論

葉又云天下印書以杭爲上蜀次之閩最下余所見

當今刻本蘇常爲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款

刻驟精遂與蘇常爭價蜀本行世甚寡閩本最下諸

方與宋世同

葉以閩本多用柔木故易就而不精今杭本雕刻時義亦用白楊木他方或以

烏相板皆易就之故也

葉少蘊云世言雕板始自馮道此不然但監本始馮

道耳柳玘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所鬻字書小學率雕本則唐固有之陸子淵豫章漫抄引揮麈錄云母昭裔貧時嘗借文選不得發憤云異日若貴當板鏤之以遺學者後至宰相遂踐其言子淵以爲與馮道不知孰先要之皆出柳玘後也載閱陸河汾燕閒錄云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板此印書之始據斯說則印書實自隋朝始又在柳玘先不特先馮道母昭裔也第尚有可疑者隋世既有雕本矣唐文皇胡不擴其遺制廣刻諸書復盡選五品以上子弟入弘文館鈔書何耶余意

隋世所雕特浮屠經像蓋六朝崇奉釋教致然未及槩雕他籍也唐至中葉以後始漸以其法雕刻諸書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於今而極矣

活板始宋畢昇以藥泥爲之見

沈氏筆談十八卷甚詳

徧綜前論則雕本肇自隋時行於唐世擴於五代精於宋人此余參酌諸家確然可信者也然宋盛時刻本尚希蘓長公李氏山房記謂國初薦紳卽史漢二書不人有揮麈錄謂當時仕宦多傳錄諸書他可見矣

今世欲急于印行者有活字然自宋已兆端筆談云

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爲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後典籍皆爲板本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爲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臘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爲一板待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爲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爲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市字此印者纔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爲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爲之者木理有疎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粘不可取不若播土用訖再火令藥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不沾汚昇死後藥印爲其羣從所得至寶藏之右俱筆談所載今無以藥泥爲之者惟用木稱活字云

今人事事不如古固也亦有事什而功百者書籍是已三代漆文竹簡冗重艱難不可名狀秦漢以還浸知鈔錄楮墨之功簡約輕省數倍前矣然自漢至唐

猶用卷軸卷必重裝一紙表裏常兼數番且每讀一卷或每檢一事細閱展舒甚爲煩數枚集整比彌費辛勤至唐宋初鈔錄一變而爲印摹卷軸一變而爲書冊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四善具焉迥而上之至於漆書竹簡不但什百而且千萬矣士生三代後此類未爲不厚幸也

又前代篆隸與今楷書工亦有難易也

洪景盧云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在書籍印板至少宜其焚蕩了無孑遺然太平興國中編次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鍾其綱目並載於首卷而雜書古詩賦又不能具錄以今攷之無傳者十之七八矣此

論未然太平御覽蓋因襲唐諸類書文思博要三教珠英等仍其前引書目非必宋初盡存也亦有宋世不存而近時往往迭出者又以鈔拾類書得之此皆余所自驗故知之最真洪以博洽名而早列清華或未曉此曲折諸家亦鮮論及漫爾識之

博洽必資記誦記誦必籍詩書然率有富于青緗而貧於問學勤於訪輯而怠於鑽研者好事家如宋秦田等氏弗論唐李鄴侯何如人天才絕世插架三萬而史無稱不若賈耽輩之多識也楊雄杜甫詩賦咸徵博極而不聞畜書雄猶校讐天祿甫僻居草堂拾

橡栗何書可讀當是幼時父祖遺編長笥曾腹耳至家無尺楮籍他人書史成名者甚衆挾累世之藏而弗能讀散爲烏有者又比比皆然可嘆也若劉氏父子張陸諸人庶幾兼之矣

畫家有賞鑒有好事藏書亦有二家列架連牕牙標錦軸務爲觀美觸手如新好事家類也枕席經史沉湎青緗却掃閉關蠹魚歲月賞鑒家類也至收羅宋刻一卷數金列于圖繪者雅尚可耳豈所謂藏書哉陸文裕深著史通會要辨論甚該獨謂經籍不必志於義未盡經籍朝廷之大典累朝人主無不究心豈

容無志但作史者當專記本朝所有前人亡逸則宜闕之四代史俱有志餘不然者六朝五季偏閏動勦魏遼金元夷狄僭竊不事詩書故應爾爾可爲法哉

鄭漁仲曰古之書籍有上世所無而出于今民間者古文尚書音唐世與宋朝並無今出于漳州之吳氏陸機正訓隋唐二志竝無而今出于荊州之田氏三墳自是一種古書至熙豐間始出于野堂村校接漳州吳氏書目算術一家有數件古書皆三館四庫所無者臣已收入求書類矣又師春二卷甘氏星經二卷漢官典義十卷京房易抄一卷今世之所傳者皆

出吳氏應知古書散落人間者不勝計求之未至耳
按漁仲之言其意甚美然三墳自是毛漸偽作師春
是宋人集左傳卜筮事爲之甘氏星經要亦天官家
後人所補正訓自是辛德源作宋人因其目補之而
謬題以陸機蓋藏書者好事之過務多得以侈異聞
而僞者得乘隙欺之不可不辯

漁仲論求書之道有八一卽類以求二旁類以求三
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
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可謂曲盡求書之道非沉湎
典籍者不能知然可籍以求唐宋以下之書秦漢而

上亦難致也今唐人書亦難得宋元差足訪求

中和堂隨筆云隋煬帝命虞世南等四十人選文章
自楚辭迄大業共五千卷此恐未然自六朝文選靡
過五百卷者非必當時選擇之嚴實以文字尚希故
也至唐許敬宗文館詞林一千卷可謂古今極盛宋
文苑英華加以唐一代文亦不能過千卷隋煬以前
何得如許之多唐類書惟孟利貞碧玉芳林四千五
十卷類書事迹本錄非文章比然余猶疑非一人所
辦舊唐孟書止四百五十卷蓋鄭氏通志之誤今世
南所選不見諸稗文志中大率紀載之訛也

胡鴻臚侍墅談云近代士大夫積書之富莫過於尤延之嗜書之篤亦莫過於尤延之嘗謂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余博雅雖遠不及延之而亦酷嗜嗜書之癖三世之積書頗不少辛未之夏不戒於火皆為煨燼迄今勤搜徧括尚未半於舊藏關中非無積書之家往往束置度閣以飽蠹魚既不假人又不觸目至畀之竈下以代烝薪余每自恨蠹魚之不若也

鴻臚關中人此論積書莫過尤延之蓋尚循世俗之見而所自稱嗜書之篤至發歎蠹魚亦足占雅尚矣且吾家故事也因錄于此云

司馬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率公晨夕所繙閱者雖累數十年皆完好若未觸手嘗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日即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曝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於啓卷必先視几按潔淨籍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慮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沁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

屠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汝當謹誌之又趙子昂書跋曰聚書藏書良匪易事善觀書者澄神端慮淨几焚香勿捲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夾刺隨損隨脩隨開隨掩後之得吾書者并奉贈此法右二公之言真謂先得我心非良工勝流未易識也因並錄此以貽世之同余好者涑水語見梁溪漫志趙語蓋祖述之見楊用脩集中

國初之博學者無如宋文憲且該通內典自云青蘿山房有書萬餘卷蓋勝國兵火致書故不易也文憲於諸史百家靡不淹貫至虫魚草木脞說釋官似不甚究心昔茂先景純並以名世此學恐未可全棄也成弘間館閣鉅公頗尚該洽北地諸君嗣起一切掃除詩文之盛光絕前後而博雅之風稍稍淪謝矣中間惟王子衡覈經術何子元治子史楊用脩特號多聞云多宋元秘籍第不知他書若何陸子淵最爲好古江東藏書目類例可見惜卷軸無從考也嘉隆間馮汝言輯詩紀甚精詳時李伯華號畜書人有談者馮笑曰是嘗假吾書八部今未歸也陳晦伯亦嘉隆間人所爲正楊殊博覈可觀

王長公小酉館在弇州園涼風堂後藏書凡三萬卷
二典不與構藏經閣貯焉爾雅樓度宋刻書皆絕精
余每讀九友歌輒泠然作天際真人想

次公亦多宋梓一日燕汪司馬盡出堂中并諸古帖
畫卷列左右坐客應接不暇司馬謂此山陰道上行
也司馬公尤好古彙刻墳雅詩書今盛傳于世云

鄴下宗正灌父最蓄書饒著述賓客傾四方嘗餉余
秘籍數種并五言八韻寄余余時尚十五六今廿載
餘愧不能萬一副也頃聞已逝因錄其詩志余感云

比郡詞林冠申陽秬苑英斯人誰繼美之子獨成名
氣掇香山秀才如激水清鏗然同謝眺邈矣邁陰鏗

綺麗風應遠沉冥思更精建安那用數大曆詎堪評
著作千秋事流傳四海情吾慙下里調焉敢應同聲

黎惟敬博雅好古嘗罄秘書俸入刻劉夢得集中多
是正較他傳本爲精余有元人陳君采柳文肅二集
黎過激水并攜去約刻成寄余余以二集刻本湮滅
因舉贈俾完此舉不三載惟敬下世遂并二書失之

龍丘童子鳴家藏書二萬五千卷余嘗得其目頗多
秘帙而猥雜亦十三四至諸大類書則盡缺焉蓋當
時未有雕本而鈔帙故非韋布所辦且亦不易遇也
里中友人祝鳴臯束髮與余同志書無弗窺每燕中
朔望日拉余往書市競錄所無賣文錢悉輸賈人諸

子啼號凍餒罔顧惜年僅四十而天每念輒損神也
右四君俱余生平同志余筐箠所藏往往與互易者
今相率游岱故稍記其略以識余懷自餘交親中雅
尚甚衆幸俱健七箸未敢槩及云

國家開基紹統大綱萬目靡不度越前朝至表章六
籍統壹聖真則巍然上揖夏商埒周而四漢唐以降
無足云也惟是儲畜一端前代英君嘉弼往往係心
似亦右文之世不容後者國初

高皇帝首命頒刻六經繼之

文皇帝躬脩永樂大典草創之晨勤思載籍尚爾矧
今日綦隆之極耶近年楚試發策以蒐集遺書爲問
一時雅士多躋其言竊惟我國家汎逐腥膻肇建區
宇文明之象際地極天中秘所畜簡編因應倍屣往
昔重以累

朝史局鴻鉅肩摩鉅乏劉班王魏等輩而執文一錄
尚似缺如是真有待於今日也况今雕本盛行異書
迭出較之漢唐難易萬萬相懸誠略倣前史求書

遺意

稍示向方事半昔人功必百之俟以三年之力盡括
四海之藏然後大出石渠東觀累葉秘書分命儒臣
編摩論次勒成一代弘文之典俾百世後知

皇朝儲蓄之富冠古絕今實宇宙之極觀生人之殊際也時不可失芹曝之念恒眷眷于斯云

歐陽永叔集古錄序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纏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餼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壅於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

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竒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

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僊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目錄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蘇子瞻李氏山房記略曰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綵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

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
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
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
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
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
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余
友李公擇讀書於廬山白石菴之僧舍藏書凡九千
餘卷旣以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嚙其膏
味以發於文詞見於行事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
如也余旣衰且病無所用於世而廬山固所願遊而
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
庶有益乎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
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
也

右歐蘓二文皆關涉經籍故錄之永叔謂好而能一
則力雖不足猶能致之余竊有深味焉而猶惜公之
不以金石之好聚於墳典也

子瞻所論較之今則書愈易求而讀者愈寡矣

李易安金石錄後序云予以建中辛巳歸趙氏時德
甫在太學每月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
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後二年從官便

有窮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傳寫未見書買名人書
畫古奇器有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留宿計無
所得卷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及連守兩郡竭
俸入以事鈔槧每獲一書卽日勘校裝輯得名畫彝
器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盡一燭爲率故紙札精緻
字畫全整冠於諸家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
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勝
負爲飲茶先後中則舉杯大笑或至茶覆懷中不得
飲而起凡書史百家字不列缺本不誤者輒市之儲
作副本靖康丙午虜犯京師旣長物不能盡載乃先

棄書之重大者畫之多幅者器之無款識者已又棄
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所載尚十五
車連艦渡淮江八月德甫以病不起時六宮往江西
予遣二吏部所存書一萬卷金石刻二千本先往洪
州至冬虜陷洪所謂連艦渡江者又散爲雲烟矣獨
餘輕小卷軸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塩鐵論石刻數
十幅洎鼎彝十數歸然獨存庚戌春官軍收叛卒悉
取去入李將軍家歸然者十失五六猶有五七麓挈
家寓越城一夕爲盜穴壁負五麓去盡爲吳說運使
賤價得之僅存不成部帙殘書冊數種忽閱此書如

見故人因記始末焉時紹興四年也

右李氏夫婦雅尚具見篇中始余以明誠所癖金石而已讀此乃知其於書無弗聚而亦無弗讀也亡軼之餘尚存萬卷則當其盛時又何如耶李於文稍愧雅馴第其好而能專專而能博博而能讀始有過於歐蘓兩公所謂者因頗采摭其語著于篇

胡應麟曰夫書好而弗力猶亡好也故錄廬陵集古序夫書聚而弗讀猶亡聚也故錄眉山藏書記夫書好而聚聚而必散勢也曲士諱之達人齊之益愈見聚者之弗可亡讀也故錄易安金石志終焉

